



0 1 2 3 4 5 6 7 8 9 10
30 1 2 3 4 5 6 7 8 9 10
40 1 2 3 4 5 6 7 8 9 10
50 1 2 3 4 5 6 7 8 9 10

明人和
1/23
補卷
14

石門文字禪卷第二十七

宋江西筠溪石門寺沙門釋德洪覺範著
門人覺慈編錄 西眉東巖旌善堂校

跋

跋唐明皇傳

初明皇聞元魯山之歌歎曰賢人之言也聞左璫訴
道迎宋璟不爲璟禮則益知其賢何其明也及聞祿
山曰胡家不知有父但知有母便遂信之何其暗也
孟子曰養心莫大於寡欲欲少縱之則反易如此然
能割所甚愛以寧天下與漢高帝鑄印鎖印遲速一

間耳此其所以再造唐室也

跋狄梁公傳

秦攻魏破之殺魏王瑕誅諸公子而一公子不得乃令魏國曰得公子者賜金千鎰匿之者罪至夷公子之乳母節乳之俱逃而魏故臣有識乳母者曰乳母無恙乎乳母曰嗟乎吾奈公子何故臣曰今公子安在吾聞秦令曰有能得公子者賜千金匿之者夷乳母儻知其處盍不言乎乳母曰吁我不知公子處借吾知之終不可言故臣曰魏國正破亡族已滅矣尚誰爲乎乳母吐而言曰夫見利而反上逆也畏死而

棄義亂也恃逆亂以求利吾不爲也遂抱公子藏太澤中故臣告秦軍秦軍追見射之乳母以身蔽矢著身者數十乃俱死秦主聞而貴之葬以卿禮東漢李善南陽李元奴也家疫死止孤兒續始生數旬而貲以萬數奴婢共議謀殺續分其產善潛負續逃亡隱山陽瑕丘界中親自哺養乳爲生漣續雖在孩抱奉之不異長者有事輒跪請自然後行之續年十歲善與歸其邑修理舊業鍾離意時爲瑕丘令上書薦之光武詔善及續並爲太子舍人魏節乳母漢李善古之奴婢也而其所爲卓越如此予聞虎生三百其氣

食牛駄駄七日而超其母蓋其種性殊特不幸而趣
異類中耳若一人者殆功名富貴者事也又可以品
類拘之乎唐則天皇后受夫顧託而欲奪以自有哥
舒翰提兵三十萬而北面事賊此真奴婢豈寔能功
名富貴者乎

跋北里誌

春秋傳書太鵠退飛石噴五微事也何足書乎先儒
曰聖人之意以謂如鵠與石無預於道德性命之理
且猶謹嚴詳次如此況道德性命乎北里誌戲劇之
文而達道校證藏之豈五石六鵠之意乎舒主曰司

馬君實平生大過人者臨事不苟於達道亦云

跋達道所蓄伶子子文

風行水上渙然成文者非有意於爲文也余讀此傳
蓋通德娓娓而語子子筆追而書之非有意也然通
德所論惠男子殆天下名言吾以謂子子之室有此
婢如維摩詰之有天女也達道手校諸書而此本最
美非好古博雅何以至是司馬君實無所嗜好獨畜
墨數百爾或以爲言君實曰吾欲子孫知吾所用此
物何爲也達道之畜書其亦司馬之墨癖也

跋邴根矩傳

孔北海年十六時能舍匿山陽張儉事泄兄弟及母三人爭死竟坐兄喪北海因是顯名遼東太守公孫度欲殺劉政政先依根矩矩匿之月餘以付太史子義既而謂度曰政已去君之害豈不除哉度曰然根矩曰君之畏政者以其智也今政已免智將用矣尚奚拘政之家不若赦之無重悲也度乃出之棄又資送政家皆歸故郡嗚呼東漢號多氣節之士其天性哉方張儉劉政之窘而遇北海兄弟太史子義根矩雖困於亨蓋其平生取友護助何所憾焉韓退之誌柳子厚愛其請代劉夢得播州曰嗚呼士窮乃見節

義今失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遊戲相徵逐翊翊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言死生不相背負宜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穿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所不忍爲而其人自視以爲得計使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愧矣予聞退之之言太過及親嘗之乃知此曹今古一律也借能過之安能已之哉

跋魯公與郭傑射論位書

魯公作字多擘窠大書端勁而秀偉董魯直云此所

期無不欲高照于載者此帖草略匆匆前所未見開軸未暇熟視已覺粲然忠義之氣橫逆而點畫所至處便自奇勁公嘗謂盧杞曰朝廷法度豈更堪公破壞也於此又曰朝廷綱紀須共存正凜然想見其爲入蓋公所遭之時如此而所守之道不得不然故倉卒未敢忘國之綱紀也余私有感於中者因記於此

跋杜子美祭房太尉文藁

房琯之賢盧杞之不肖讀其傳曉然易分也然睢陽之敗由琯魯公被害杞實使之校二者之設心則終不能優劣而甫稱琯之材雖困蹇以死益堅壯非忠

義激烈篤於自信其能爾耶疑史記賀蘭不享南遷雲兵事若不直雖然哥舒翰之臣祿山天子西奔天下怨之而高適乃表雪其事稱舒翰忠義有素而以病奪其明將軍三十萬而低首事賊非叛乎從而文其罪非欺乎而甫亦嘗以舒翰適爲賢豈史皆不足憑而甫之稱無不真者耶

跋東坡山谷帖二首

東坡山谷之名非雷非霆而天下震驚者以忠義之効與天地相始終耳初不止於翰墨王羲之顏平原皆直道立朝剛而有禮故筆蹟至今天下寶之者此

期無不欲高照千載者此帖草略匆匆前所未見開軸未暇熟視已覺粲然忠義之氣橫逆而點畫所至處便自奇勁公嘗謂盧杞曰朝廷法度豈更堪公破壞也於此又曰朝廷綱紀須共存正凜然想見其爲人蓋公所遭之時如此而所守之道不得不然故倉卒未敢忘國之綱紀也余私有感於中者因記於此

跋杜子美祭房太尉文藁

房琯之賢盧杞之不肖讀其傳曉然易分也然睢陽之敗由琯魯公被害杞實使之校二者之設心則終不能優劣而甫稱琯之材雖困蹇以死益堅壯非忠

義激烈篤於自信其能爾耶疑史記賀蘭不享南霽雲兵事若不直雖然哥舒翰之臣祿山天子西奔天下怨之而高適乃表雪其事稱舒翰忠義有素而以病奪其明將軍三十萬而低首事賊非叛乎從而文其罪非欺乎而甫亦嘗以舒翰適爲賢豈史皆不足憑而甫之稱無不真者耶

跋東坡山谷帖二首

東坡山谷之名非雷非霆而天下震驚者以忠義之効與天地相始終耳初不止於翰墨王羲之顏平原皆直道立朝剛而有禮故筆蹟至今天下寶之者此

也予於雲巖訥室觀此帖皆其海上窮困時自適之語然高標遠韻凌秋光磨月色令人手玩一飯不置若訥當藏之名山以增雲林之佳氣

前代尊宿火浴無燒香偈子山谷獨能偈之初見羅漢南公化作偈其略曰黑蟻旋磨千里錯巴蛇吞象三年覺天下衲子聽瑩十年晦堂曰魯直作此有據乎亦意造爾山谷曰吾聊爲叢林戲耳晦堂大笑曰豈可以般若爲戲論乎山谷始悔前所學未登本色鑪鞴乃卜居于庵之旁方知晦堂真不謗之友耳今讀此書乃是未見晦堂時語也不然安有吹効語乎

跋東坡與佛印帖

東坡騎鯨上天去十九日矣平生文章流落世間者所在神物護持然士大夫罕蓄之多見山人野士之室汝水耿禪者出此帖示予雖其一期醉酢之語而謙光燭人三復之想見幅巾杖屨翛然行澹石水溢間如淵明在柴桑斜川時其題

跋東坡平山堂詞

東坡登平山堂懷醉翁作此詞張嘉甫謂予曰時紅粧成輪名士堵立看其落筆置筆目送萬里殆欲仙去爾余衰退得觀此於祐上座處便覺煙雨孤鴻在

目中矣

醉翁亭記

卷

三

跋東坡與荆公帖

予嘗見東坡與荆公帖，謂少游曰：願公稱揚之，使增重於世。又舉魯直自代表曰：魁壘之才足以冠絕天下，孝友之行足以追配古人。是四老俱登鬼錄，覽此翰墨，尚足以增山川之勝氣也。

跋東坡老人

東坡婆娑林丘，如此老人，而山谷以筆端之口爲形容，之華光鉢囊中，乃一時頓有此兩主人耶？

跋東坡悅池錄

歐陽文忠公以文章宗一世，讀其書，其病在理不通，以理不通故心多不能平。以是後世之卓絕穎脫而出者，皆目笑之。東坡蓋五祖戒禪師之後身，以其理通，故其文渙然如水之質，漫衍浩蕩，則其波亦自然而成文，蓋非語言文字也。皆理故也。自非從般若中來，其何以臻此？其文自孟軻左丘明太史公而來，人而已。然予有恨，恨其窺夢幻如霧，見月雖老而死古今，聖達所不免。譬如有畫，則有夜而東坡喜學煉形，蟬蛻之道，期白日而骨飛竟以病而歿，使其如魯仲連，之不受萬鐘之位，而肆志則寧復有遺恨哉？佛鑑

能珍敬其書則其趣味乃真是山邊水邊之人與夫假高尚之名心悅孔方道人者異矣

跋東坡緘啓

東坡海外之文中朝士大夫編集已盡雖予之篤好者亦以爲無餘矣佛鑑輒出此帙爲示皆中朝士大夫集中所無者山林之人泯泯枘枘若無所用而其志好尚亦清絕哉譬如無雲之月有目者皆愛仰之况斯文乎

跋東坡書簡

王逸少骨鯁顏平原剛正兩公皆有立朝大節而後

世以字畫稱予嘗嗟惜之然名德之重故世珍其筆蹟蓋理之固然東坡之於王顏又其逸羣絕塵者其法權極可寶秘宣和四年人白覺慈軸以來示予予忻然喜其嗜好若可教也

跋山谷所遺靈源書

熙寧元豐之間西安出二偉人徐德占一旦興草萊與人主論天下事若素宦於朝薰魯直氣摩雲霄與蘇東坡並馳而爭先二公皆名震天下聖世第十等人也而詩詞所寓翰墨之妙拳拳服膺於靈源大士如此則知彼上人者必有大過人者耳一以達摩正

諦不斷才一縷爲憂一以願得一雲門爲言豈非念其所負不可以蹤蹟者耶高安道人誼叟久從之游蓄此書出以示予予祝之使藏之名山庶百年之下知江南道德所在未全寂寥也

跋山谷雲峯悅老語錄序

山谷筆回三峽不露一言雲峯舌覆大千更無剩法昔白龍山父子雖被熟瞞今朝虎溪兒孫應增冷笑咄寒山子道底

跋山谷筆蹟

山谷爲雪言自出峽見少年時書便自厭此帖在龍

舒時作自然有一種勝氣未易與俗人言也當有賞音耳

跋山谷帖

山谷翰墨風流不減謝東山而書詞鄭重傾倒於華光如此予疑百世之下有讀之者知華光後身支道林哉

跋行草墨梅

山谷醉眼蓋九州而神於草聖華光道價重叢林而以筆墨作佛事兩翁並軸如夏白松下見婁師德永禪師像於邢和璞甕中耳

跋橘洲圖山谷題詩

予棲遲橘洲，斷岸甚久。別來無久，在夢偶開軸，見之，如倚法華臺，引鏡也。讀山谷語，如幅巾相從道林，路時。

跋山谷五觀

舒王在鍾山多與禪者游。王以宗乘關捷，問之，莫不瞠若。若以膚淺問之，莫不聽瑩。於是大訝其寡聞。嘗問一僧五觀法，使誦之，往往不能可者。嗚呼！非施法之過，學者亦罪焉。以其不能從師授也。山谷冠冕道德，偉俊聳于縉紳。耳其倚花吃飲，高追晉宋風流之

游。方其窮約，乃知跏趺而食，又作觀法，非真已。好之且欲移於天下，其信道爲法之勤，可謂透脫情境者耳。逢原畜此疾，欲以示學者庶幾其有能動心者耳。跋黔安書

王家父子翰墨流落後世不少，而所見皆弔喪問病之帖。豈其得意之書已爲當時賢士大夫所藏，世不得而見之耶？弼上人處見黔安青石半帖，皆與村落故人語，然其傲睨萬物之意不沒。更百年後斯帖當亦貴耳。

跋山谷字二首

山谷初自鄂渚舟至長沙時秦處度范元寔皆在予
自三井往從之道人儒士數輩日相隨穿聚落游叢
林路人聚觀以爲異人今餘二十年予再游長沙山
林間往往見其筆札此帖此簡前嘗見之宣和二年
秋八月至法輪竦上人出以爲示玩之不忍置魯女
有遺荆釵而泣者路人笑之曰以荆爲釵易辨女乃
泣何也女以手掠髮曰非以其難致也以其故舊耳
予所以玩之者實鍾魯女泣荆之情

山谷初謫人以死弔笑曰四海皆昆弟凡有日月星
宿處無不可寄此一夢者此帖蓋其喜得黠戎有過

從之詞其喜氣可搏掬山谷得瘴鄉有遊從其情如
此使其坐政事堂食箸下萬錢以天下之重則未必
有此喜也

跋珠上人山谷醡池詩

予紹聖初留都下聞士大夫藉藉謠青右半詩而此
四絕尤著聞恨不見此老聞三年遊石門林下識君
實骨面善談笑相從最久時珠禪垢面不穢然已超
卓後二十餘年予還自海外而君實化去久矣丁酉
坐夏洞上有鴨步而至者問之乃吾向所識不穢公
也於是甘吾老矣夏休珠將經行湘山袖此卷來讀

之龍蛇飛動凌跨韓柳之氣慷慨王侯之韻如其無
恙時陰晚坐覺山川增勝爽然忘其孤廢也湘山多
高人識青石牛甚衆珠可以示之彼其龍摩轉衡霍
固不佳哉

跋與法鏡帖

山谷作黃龍書時與予同在長沙碧湘門外舟中今
餘年佛鑑出此以示予曇諦見前身塵尾山谷醉中
仙去此帖墮空之垢被也

跋石臺肱禪師所蓄草聖

少游此詩荊公自書於紈扇蓋其勝妙之極收於春

色於語言中而已及東坡和之如語中出春色山谷
草聖不數張長史素道人遂書兩詩於華光梅花樹
下可謂四絕予不曉草字開卷但見其雷砰電射揭
地祇而西七曜耳吁哉異也政當送與龍安照禪師
使一讀之

跋山谷筆古德一偶

此兩詩唐智閑禪師所作也世口膾炙之久矣而莫
知王名豈山谷未敢必誰所作耶覺思示山谷在華
光時筆此翁以筆墨爲佛事處處稱贊般若於教門
非無力者也今成千古爲之流涕書之

跋山谷雲庵贊

雲庵住廬山時山谷過焉相與游鸞溪坐大石上擘窠留題其法喜之游如黃檗裴公乃作此贊後二十餘年得於衡陽毛氏之家持以還長沙開法長老覺慈寔其的孫時年二十三歲卽以付之臨濟正脈使流通不斷乃無所媿此贊其敬之哉宣和五年中秋前一日題

跋東坡山谷墨蹟

予自南來流落山水久不見偉人便覺曾次勃土可掃宣和二年冬涌師於湘西古寺中出以爲示如見

蘇黃連璧下馬氣如吐霓也

跋山谷字

山谷翰墨妙天下蓋所謂木分鉗鎚至於說禪自到於三老之後則似攬奪行市奇傑之氣光風露月如珥立殿陛之下何其照曜哉漳州正道書記於東山雪朝出以相示便覺增清山川精神秀發道雖一枝一鉢求實於已者無有然骨董箱有此軸殆可與連城照乘爭價也

又詩

山谷論詩以寒山爲淵明之流亞世多未以爲然獨

雲巖長老元悟以爲是此道人村氣而俎豆山谷靈源之間也已可驚駭乃又能斲評詩之論殊出意外此寒山詩也以山谷嘗喜書之故多爲林下人所得顏平原方乞采而山谷已謝得米要之非胡椒八百斛之家也

跋叔黨子

王子敬童稚時作字行草已超故方引紙著牋右軍從後掣其筆不獲乃歎曰是兒他日名當大成予觀叔黨行草皆蟬蛻墳塵之類筆法通亞乃翁矣惜其早世不收庸詎不以此郎媲于敬耶邵陽僉上人雨

歇攜此帖見過翛然如見父子角巾竹杖行小港榕林之下不勝清絕建炎二年三月十八日

跋本上人所蓄小坡字後

雞蘇本草龍腦薄荷也東吳林下人夏月多以飲客而俗人便私議坡誤用雞蘇爲紫蘇可發吳儂一笑予將發鸞溪上人以此軸爲示筆勢飛動皆學坡而未臻坡嶮處者要之如馬巷中逢王謝家子弟步趨狀貌蘊藉風流有自來矣覺範題

跋丁翁詩

仁者難逢思有常平居慎勿持何妨爭先世路機關

惡近後語言滋味長爽口物多終作疾快心事過必爲傷與其病後求良藥不若病前能自防右了翁送其姪剛勝柔詩勝柔過南昌出以爲示曰伯氏祝曰儻見覺範使爲汝說破予曰翁欲汝知口只好喫飯耳

跋了翁書

宜和二年夏得翁書前去無日矣能復一來相見乎翁平生剛方吐言如刀鋸而此書若悽冷私怪之明年四月遣書走山陽八月人還云翁方發書日下世矣蓋四月九日也聞之酸鼻累日翁視死生一戲耳

予重爲天下惜此人品翁知國如陸忠公臨大節不奪如顏魯公文章光明贍博如白樂天通達宗教如裴公美然四公者皆享富貴建功名死無遺恨而翁兼四公之長而以一斥不能復遂坐廢三十年予所以追悼而不去心也八月七日方飯僧薦冥福病臥刺然刀畫而南州珠上人攜此軸來讀之而長歎哲人逝矣予何所稅駕乎此去死生一決耳珠包腰一鉢苦瘦有膽氣而能蓄此書今叢林禪和子以爲何種故紙然則珠殆亦有往處因爲流涕而書之

跋瑩中帖

瑩中竄海上而名震天下不減司馬丞相之在洛中時平生多與山林之人游處處見其翰墨雖戲語亦如雪中春色予觀琪公所蓄答仰山真慧禪師簡重而謹嚴如其爲人味其立朝盡節無媿宋廣平陸宣公也

跋瑩中詩卷

了翁佯狂垢汙不擇香臭而至山水間便能賦山礬墨梅乃爾暴清絕耶予政和春過衡陽道權出以相示如見抵掌談笑時

跋江表民願文

世尊論學道特高富貴爲難表民官爲左司風節凜然天下畏仰貴顯矣而與其夫人俞氏一飯奉身清淨自活畢世真如德生童子有德童女豈特求於今爲鮮雖從古人中求亦無有也予閱其願文廣大堅固深切著明真黑暗崖之火炬生死海之舟楫爲之序者淨慈禪師退然才中人而以大法爲已任如雪竇爲之跋者延平了翁立朝正色剛而有禮愈斥而愈忠如魯公皆表民之友也而三友者聯翩欲刪去予而自游普賢願海又可乎

跋李商老詩

予至石門，果禪出商老詩偈巨軸，讀之茫然知此道人蓋滑稽翰墨者也。又欲入社作雲庵客，試手說禪，便吞雲門臨濟如虎生三日氣已食半衲子譏曰：甘露滅非錯。下注脚

跋徐洪李三十詩

陳瑩中嘗問予南州近時人物之冠，予以師川駒父商老爲言。瑩中首肯之。駒父戲効孟浩然作語，如王謝家子弟風神步趣不能優劣。商老和之如劉安主見上帝大言不遜，豪氣未除。獨師川有句在暮山烟雨裏，西洲落照中，未暇寫也。

跋蘇子由與順老帖

于由每多疾病，則學道宜多憂患，則學佛宜常坐。黨人兩謫高安，多與山林有道者語，知其爲排遣憂患者也。順老予時拜之，又吾雲庵賢之，漓然流涕而書云。

跋張七詩

玉不可種也，而孝之至則種玉亦生。泉不可呼也，而忠之至則呼泉亦冽。虎不可使令也，而有德者役以橐經。乙不可教誨也，而有義者致其同室。予觀兩張之詩，引物連類，折之以至理，而秀傑之氣不沒。讀之

使入一唱三歎豈筆端有口之徒歟

跋高臺仁禪師所蓄子宣詩

曆公以功業著詩律傳者少自廢放山林間與衲子遊其語便爾清熟此柳子厚所謂詩人以窮乃工殆非虛語

跋道鄉居士詩

道鄉以說禪口談醫國法門雷霆一世初非以詩鳴也而此詩句句有法蓋其曾次如春之益益著物成容今既已矣萬人何贖哉儼師題于衡山之麓

跋鄒志完詩乃其子德久書

道鄉文章種性自然如五色鳳此詩乃浴天池時容光也其雛筆法已能追蹤山谷之氣讀之令人想覘蹇驢風帽如宗武扶子美醉吟詩也

跋四君子帖

秦少游舌頭無骨王定國察見淵魚山谷口業猶在道鄉習氣不除華光不語如雷

跋呂鎮公詩

右惠照院見太師鎮國呂公留題一首深清雄麗有愛君報國之志時公方尉新昌實生太尉吉甫以道德爲神考所敬與舒主上下議論遂參大政文章翰

墨雷霆一時福祿壽考逮事三朝天下學者宗之昔李邵以高才博學爲南鄭幕門侯吏而其子固爲東漢名臣豈所謂隱德報應不身嘗之而及其子孫者乎予於太師鎮國公亦云

跋李易弔東坡文

東坡以建中靖國元年七月二十七日歿於常州時錢濟明侍其傍曰端明平生學佛此日如何坡曰此語亦不受遂化李易爲文以弔之曰道大難名才高衆忌皇天后土知平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還千載英靈之氣士大夫稱其詞該而美今錄以示常道

人亦可以舉似山中諸道友也

跋養直可師唱和真隱詩

予久不見養直時時想見其墮牘醉時忽閱此詩如行野渡春色中雖益益醇醺然終有一種清絕氣味可上人語迅快如漱鑿夜泉響掃空不類某肚阿師語仲伯連璧士也而皆友吾冀中傳曰觀其所以游因以知其爲人吾於冀中亦云

跋養直詩

宣和三年三月予遷居水西南臺寺初六日顛風攬林東軒小寢俄大雨起步脩廊復坐頽然暮睡南州

道崇難者持此軸來隱。凡讀之如觀飛菟頓塵追風
趁日也。然其詩詞所及皆予故人而予亦嘗落憫憐
中蓋方竄海外時帖也。昔曾魯公問予曰蘇養直聞
齒少而詩老恨宋識之子見其詩不啻予曰李白詩
語帶烟霞肺腑纏錦繡以享觀養直之詩逮又過之
魯公駭予此論今數詩借公不見以驗前語耳。

跋謝無逸詩

也陳瑩中閱其贈普安禪師詩曰老師登堂撻大鼓
是中那容嗇夫喋歎息曰計其魁傑不減張晁也二
詩於無逸集中未爲絕唱而陳黃已絕倒無餘惜其
未多見之耳然無逸又喜論列而氣長詩尚造語而
工置於文潛補之集中東坡不能辯文章如良金美
玉自有定價殆非虛語也予方以罪謫海外無逸適
過廬山見吾弟超然熟視久之意折曰吾此生復能
見覺範乎語不成聲乃背去後三年予幸蒙恩北還
而無逸乃棄予而先焉因與超然對榻夜語及之不
自覺淚殷枕也嗚呼無逸東隣有甯生者二十餘以

鏤刻爲菩薩像每過無逸恬退趨去俄游京師以其役得將仕郎而還華裾細馬闇里聚觀無逸出門值之爲避路門弟子爲不憚累月嗚呼無逸有出世之才年未五十而命不沾殯傾大命曾東鄰寧木工之不若嗟乎惜哉

跋無盡居士帖

無盡登庸百僚畏讐坐政事堂德長於兩府諸公自劉中書吳門下皆昆弟畜之觀其退歸山林與衲子游晝詞諳諳不翅如骨肉然賢者莫不怪之安知此老人以法爲親乎龍安照公倚公之風遂托名不朽

其亦老贊公盧玉川希上人之流亞也耶

跋蔡子因詩書三首

歐陽文忠公嘗非笑肥字而誇杜子美獨貴瘦硬東坡作詩曰杜陵論書貴瘦硬此論未工吾不平豐妍瘦容各有態飛燕玉環誰敢憎予因此帖可謂豐妍者也觀其俊氣橫逸不受富貴輕勒之韻宜從古人中求宣和元年十月八日臨川瞻上人出以爲示便覺神魄飛越於鐵甕城之下瓜洲杏靄之間文章天下第一數東坡子因蔡氏子弟而飲食夢寐以之其種性妙非習俗所能移使東坡而在見子因

當不減張曲江之與李泌也

予久不見夢蝶偶得此詩湘西山水間時松風盤空林月混蕩如顧虎頭對劉琨展其畫像也

跋李商老太書雲庵偈二首

商老以天父事雲庵以伯父事天寧則予蓋其叔父也仰山曰東院師叔若在惠寂不到寂寞商老寂子後身也然甘露滅固未死而商老與其弟未嘗不啼飢其大言以詬罵魔佛高自許可蓋習氣也

近世要人達官其氣焰摩曆霄而門可附而炙手者不翹百千然其語言翰墨人見之皆如芒頑百姓見

催租文引惠視之不棄擲幸矣商老灌園脩水之上而筆畫一出人爭傳寶以相矜誇吾是知道德無貧賤也覺慈生三十年去年從余而知有商老偶出所畜一軸見嬉喜而書其尾且以雪道向無知之恥云

跋韓子蒼帖後

蘇東坡伯仲文章之妙無媿相如子雲而其見道之大全則楊馬瞠若乎後子蒼文學師法蘇氏西蜀後來之駿也讀其問照公向上一路後照未覓訛語予爲代之曰不辭向汝道只恐撞見劉幽求大帽壓耳手提油子蒼他日見之定是無語

跋太師試筆帖二首

此帖骨氣深穩姿媚橫生其得意時筆也不然何其如行雲流水之閑暇也予臥病逾月偶閱之覺病不辭而去乃知檄愈頭風非虛語耳

予觀太師楚國公之書骨含富貴積學之至神氣蓋入然付其姪以寶公詩其外護欲傳之子孫爲無窮家法也

跋公袞帖

見蛇闖而筆法進聞雞聲而遂能神東坡以謂寧有存法與神于曾中而能學書者乎予觀公袞行草既

不用法亦不祈其神娓娓意盡則止耳

跋三學士帖

秦少游張文潛晁無咎元祐間俱在館中與黃魯直居四學士而東坡方爲翰林一時文物之盛自漢唐已來未有也宣和四年七月太希先倒骨董箱得此三帖讀之爲流涕嗚呼世間寧復有此等人物耶

跋蘭亭記并詩

宣和四年夏彌月不雨稻田龜兆出予晨興垂頭坐西齋方與造物者游而厨丁聿來告米竭余作白眼久之希先送此軸來索跋欣然見王字敬諸君子忘

其厨丁厨丁求與決予曰當以二箋用事正不必逼入也

跋荆公元長元度三帖

予兒時劇於隣家見壁間有詩曰是非不到釣魚處榮辱常隨騎馬人今日見此三帖偶憶前句

跋百牛圖

畫工能爲神鬼之狀使人動心駭目者以其無常形無常形可以欺世也然未始以爲貴唯犬馬牛虎有常形有常形故畫者難工世之人見其似則莫不貴乏畫牛之法徑于者不刷毛予觀此圖非特入法凡

百尾喜怒俯仰小大伏立趨並浮鼻荷痒盡其情狀意非畫師殆高人韻土以寓其逸想耳予老住江村而比道林嶽麓之富其半每以谷量日夕蓋拾礫追逐叱叱於田畝之中厭飫矣而全美乃以此軸爲示何哉予以湘西之雲塢爲畫笥則全美必以此圖爲

作

跋周廷秀詠唱詩

宣和二月初吉日予送客松下淺丘縱望廷秀一髯男子但是時湘西雪盡衆峯蒼然我與廷秀皆是畫圖廷秀袖出與張公詠唱之詞讀之便覺與衆峯爭

秀豈其媿從聚落中來故以此句彈壓清境耳

跋順濟王記

東坡昔自定武謫英州夜宿分風浦三鼓矣發運司
知有後命遣五百人來奪舟東坡曰乞夜櫓及星江
就聚落買舟可乎使者許諾卽默禱順濟王曰軾往
來江湖之上三十年王於軾爲故人故人之失所當
哀憐之達旦至星江出陸至豫章則吾事濟矣不然
復見使至則當露寢浦激言未卒風掠耳篙師升飄
飄飽炊未及熟已渡楊瀾泊豫章日亭午嗚呼順濟
之威靈爲江湖之益者不可悉數獨分風送東坡南

去此心日月不能老也其英特之風不減李蓬吉禮
陸宣公也

跋李成德宮詞

唐人工詩者多喜爲宮詞天階夜月涼於水臥看牽
牛織女星玉容不及寒鴉色猶帶朝陽日影永世稱
絕唱以予觀之此特記恩遇踈絕之意於凝遠不言
之中非能摸寫太平藻節萬物讀成德所作一百篇
知前人之未工也其收拾道山絳闕之春色刻畫玉
樓金屋之情狀使海山瀕海之人讀之如近至尊非
其才當世何以沿此上元日題

石門文字禪卷第二十七

丹陽居士賀學仁保男懋初愛燈共施贊刻此
石門文字禪第二十七卷 海藍了緣居士對
長洲徐普書 進賢萬鑑刻
萬曆丁酉仲冬徑山興聖萬壽禪寺識

石門文字禪卷第二十八

宋江西筠溪石門寺沙門釋德洪覺範著
門人覺慈編錄 西眉東嚴旌善堂校

跋

請悟老住惠林

瑞光表裏渾圓珠遺影迷淨慈縱橫無礙玉立精嚴
兩翁皆化行京華一旦遂道徧天下每追惟其高韻
邈難繼其後塵欲扶雲門已墜綱宗誰決先師未了
公案恭惟某人淨慈真子瑞光嫡孫言行信於叢林
聲價重於吳越無生之句善嬰兒哆啞法門獨脫之

機入師子奮迅三昧願膺睿旨來振祖風施大士法喜之珍洗小根禪誦之垢幸回法駁成就勝緣

又諸禪疏

常光現前廓周沙界大智成就不隔纖毫自然蟬蛻根塵之間安用龜藏語默之外當有達識共賞此音伏惟某人正眼甚明道根久固綽有遠韻爰自妙齡雲行鳥飛川流嶽峙觀其措置實宗門之爪牙見其施張蓋法窟之頭角以身徇道當無繫於去留爲法求人豈有拘於喧寂所期甚大幸毋固辭

請杲老住天寧

雲門之句裏呈機粲玲瓏之餅芥洞山之正中妙叶走圓轉之盤珠持臨濟之門風行黃蘖之照用奪人境於棒下分賓主於喝中三宗盛集於帝京諸老大揚於佛事伏惟某人道韻拔俗英姿逸羣披沙得金剖石逢玉識黃龍窟中頭角振青鸞溪上風雷十年之幽蘭林香一旦之穎錐囊露玉張法席厭飫名山每欲晦藏輒自昭著其自治雖無求於世然寓世當循緣而行奚必山林終勝朝市今者覺天梵侶上國寶坊佇法馭以重臨期宗風而大振遙知起定因緣助發慈心想見肯來龍象擁隨高步

山門疏

嵩山宏別傳之宗終依帝里天台修遠舉之行尚遊人間觀其迹若未棄世緣論其心則深尊法道蓋至人度生初不泥其出處菩薩護念亦將泯其靜喧仰前鑑之昭然宜後昆之取法恭惟某人卓有實行號稱飽參冰霜居懷嚴冷照物平生刻苦於道諸方信服其誠其閱世也如風行空去來無礙則循緣也如月印水成破因時昔懷雲泉終老之歸偶爾西去今念王臣外護之意翻然北來期擊電機峰重施使正法眼藏不滅

請靈源外座

香象本狂依寶坊而馴伏怒虎方鬪遇禪者之解紛顧惟齒髮之所慙曾彼性靈之不若聞斯妙義皈命慈嚴恭惟某人如月在天非狀汗而匿照如雷振物豈擇地而發聲闊傳法馭之肯來故已興情之喜慨雲山在目何妨掉臂卽行龍象擁隨正好逢場作戲副我有求之懇願開無礙之門

請一老外座

真誠所置聖果證於履聲正信之深空義現於猊座況隣清淨之境親瞻知識之儀恭惟某人華藏親孫

佛印嫡子晨鐘暮鼓，揮雙劍之鋒鏗。水鳥樹林露臥，龍之頭角法不孤起。此爲時節之因緣，大眾必臨願聽，緒余之聲歟。

請山老住雲巖

敷演佛乘資延睿筭，僉求達識成就勝緣。振列聖已墜之綱宗，行初祖不傳之正令。真非掩僞，苟徇道俗之言。公則生明，特用叢林之議。伏惟某人隨機說法，籍教悟宗，名爲東林。橫枝其實，泐潭正脉。少時橫行，海上老來古寺。城隈惟以薪而續牀，分栽田而博飯。然唯雲巖勝刹實曰，江國上游宗旨之淵源縉衲之。

都會鳳山歸去，瓶盂是處爲家。猊座重登竿木，蓬場作戲。請提雅曲，大衆欣聞。

請藥石榜

耆年日已凋喪，叢林今遂寂寥。王官玉石俱焚，學者涇渭不辨。謂之受道，其實走名。賴老成之典刑，爲後昆之軌範。恭以新命其人，滴水滴凍知果。知因唯顯晦，水到渠成。使魔外風行草偃，一段勝事千自同。觀龍窟沙頭最初解開布袋，鳳凰山下末後把定牢關。道不虛行，法固如是。特致谿蘋之具，以表山門之儀。欣然肯來，豈勝幸甚。

請崇寧茶榜

出則爲人興化是何心行不如諸佛曹山空熱肺腸
雖然二老英雄未免一場敗闕欲圓道眼別有妙門
恭惟某人本色鉗鎌逸羣聲價現成活計更不覆藏
肅道者白牯牛兒騎來露地南褊頭赤班蛇子拈出
驚入大光西祖之機上祝南山之壽清風江上孤舟
不涉程途明月洲頭一句却分賓主寶坊在邇香飯
具陳將開選佛之場願受最初之供現前法侶同賜
證明

請逍遙宜老茶榜

寶凡珍御特興同體之大悲白牯狸奴更入徧行之
三昧要當語絕滲漏不令機昧始終如百花醴味絕
中邊如三點伊勢分賓主惟靈源洞明此旨坐昭默
獨提正宗雅聞宜公禪師久親此老法席長肩尊者
爭傳親見佛來大耳沙彌自謂久辭祖矣浮塵滅盡
化愛憎爲平等之光大用現前投同與入寂滅之海
一言相契千里同風敢違十方蘭若之規敬薦一會
伊蒲之饌衆所欽佇儼然肯臨幸甚

請準和尚住黃龍

磨輓庵畔言回智照之光選佛堂前喝下證心之第

是續諸佛之壽命爲大法荷擔之叢林興自江西家
世獨聞天下老南設三關之間勃然中興關西藏
點之機窅然深遠恭惟某人關西真子老南的孫貶
剝諸方疎通正脉自石門而遷幕阜如別業而歸故
園不離先祖道場旃檀林無別樹復唱舊時雅曲優
鉢華已重開便請拈提不勞辯讓

請湘公住神鼎

道不可傳則釋迦不當饒舌法如可說則維摩豈得
無言賴離微不犯之鋒機決祖宗未了底公案要須
圓融之士密開方便之門恭惟某人少小偶家鴻山

寅緣親承空印譬如意懶融道者坐致雙峯祖師熏蒸
見聞霜露成熟蘊醉顯舉足之辯有白雲越閩之機
領神鼎之名山適叢林中興之日行雪竇之正令酬
王臣外護之恩

請寶覺臻公住天寧

佛之法道世所追崇雖外護付諸王臣然荷負必須
龍象咨之於衆愛憎或出於人情公則生明眞僞難
逃於智鑒來膺妙選果得耆年伏惟寶覺大士臻公
以禪寂爲家鄉以翰墨爲遊戲閒房古寺甘畢生於
折脚鎗中各夢同牀曾失笑於破頭山下而判府待

制妙於龐老識丹霞初不出門應歎仲尼知伯雪猶資擊自今日重新法席一時共贊天寧演暢宗乘聚三湘之雲衲祝延睿筭同萬國之山呼

請殊公住雲峯

有志於立事而事之竟成無心於求名而名之不捨似水滴石積之以日而石自穿如虧匿否覆之以缶而香愈著非形勢之激爾蓋物理之固然恭惟某人東林廣惠之曾孫南嶽慈覺之嫡子撫謙榮利嘉遁叢林王臣悅聞授以傳衣之職道俗勤請願聞飛錫之來龍象畢臨山川改觀昔時把定俗子涴我白璧

巾今日放下真珠撒出紫羅帳

請道林雲老住龍王諸山

諸方叢社盛莫甚於湘中五派家風傳莫密於洞上號稱法窟指曰道林蓋旃檀林鬱密不與荆棘並生則真虎行藏豈容彪兕止住恭惟某人枯木嫡子芙蓉長孫應緣東吳知名南楚金篦刮膜廓開空劫光明寶鑑當臺頓見今時影蹟似暗中之五色如旬裏之三玄願布龍王之大身福施法雨要知曹源之一滴不離覺場

雲老送南華茶樹

一衲生涯而名聞天子萬夫附隨而位繼祖師是必
於曹溪有大因緣不然乘船若昔所願力時節既至
毫髮弗差豈特增宗門之光抑亦爲法乳之慶未忘
世禮少展輿情恭惟某人恩踰父母故言所不能形容
道絕功勲故意所不能測度雲無限嶽寧分領外
湘中月有照臨豈擇曲江楚水暫駐隨軒之法侶願
陳薦鉢之溪蘋想蒙哀憐特有肯諾

請東明疏

雲門之宗風昔中興於雪竇而雪竇之法派今特盛
於臨平聲名振於諸方道德冠於列祖登其法席夫

豈庸流恭惟某人久遊臨平之門飲聞雲門之曲漣
遊南楚混迹東明鉢具笑移大類雲居之簡使符自
至未慙瀉水之詮朱紫堵觀道俗雲集升堂作象主
回旋則是真顧鑒酬機如師子返擲則不涉離微願
赴王臣外護之勤爲揚針水不傳之妙

請方廣珂老住石霜

諸相本空真緣相現有言雖幻法自言傳刹那間而
偏十方彈指頃而說千偈妙解所寄印證其誰恭惟
某人頓悟上乘久臨清衆如月在水而不染似雲出
岫而無心車轍峯前復起靈源之浪霜華澗畔重開

枯木之華迺知龍象之擁隨定看山川之改觀幸捐
謙柄無事巽牀

請真戒住開福

湖南報慈寺天下選佛場萬指犀巔千楹寶構宜得
知見絕倫之士重提佛祖已墜之綱竊聞真戒禪師
徧領名山久臨清衆受敵八面蓋文關西之家風貶
剝諸方有英邵武之膽氣袖丹霞雙佛之手藏黃檗
陷虎之機流出自己無窮寶襟來決先師未了公案
珊瑚餅含寶月紫羅帳撒眞珠大振南宗續千燈於
將盡回瞻北闕祝萬壽之無疆

請雲蓋喪老茶榜

禪門分江西南嶽之五派後世盛雲門臨濟之兩家
至於流末之餘馴成戲論之謗師承大壞法道寢微
妄庸假我以偷安名實因茲而愈濫坐令洞上之宗
風來振湘中之法席果逢神穎爲整頽綱恭惟某人
芙蓉嫡孫枯木真子踈通茲衆故遇緣則應折節荷
法故律身甚嚴名譽排縉紳齒牙威儀爲道俗指目
誼譁沙步爭傳孤錫之重來狼藉封雲正賴清風之
一掃敢薦蘋藻之饌用慶叢林之儀未離旃檀之林
一句百味具足行據狻猊之座三玄五位縱橫

又藥石榜

坐致王臣之勸誦，蔚爲縑白之榮觀。脫煩籠如蟬蛻塵埃，遂深隱如豹藏。煙霧散慶，常規之苛禮特陳。過午之伊蒲，恭惟其人滿腹精神，實頭聲價不往城隍。聚落久藏禪板，蒲團要成保社叢林。敢負火力直裰，以雲作蓋。故我宗得妙以海爲印，故按指發光，挾路通途。則一日兩兼名刹，回機轉位，則四年三易道場。重重錦縫解合枯木，開花片片赤心果見。泥牛入海，特汚威重普共證明。

又疏

觀名實無當而萬法本閑，何必不物於物。如天地不言而四時自運，是謂無功之功。所以有言已犯當頭自然臨機不留朕迹。其妙見於此耳。孰能神而明之。恭惟某人徧領名藍，久臨清衆。芬芝蘭之聲譽皎冰雪之行藏，衣襍謝聚落之氛談笑有山林之韻。一音普證萬指齊瞻，海印成章。檄祖令於教外，寶雲作蓋施法雨於人間。

獄麓爲鴻山茶榜

全提祖令，則無法無親略。在世禮則有恩有義。故證真必依於俗諦，如解空弗離於色塵。故造雨花顯敘。

法乳自裂衣冠以參道剃除鬚髮而爲僧其長養成就之私乃提撕藻飾之意至於曲折皆出愛忘俯顧其微敢稱傳法之嗣仰惟至鑒又貞親教之師伏惟掌頭大和尚道契太衣法傳智海廓沙界之量故能山收海藏示醫王之心亦畜牛渡馬渤海附驥而氣吞千里鈴繫鶯而聲登九霄是之固然人則幸矣躬至針水之地特陳蘋藻之羞蟠蟻微誠知慈嚴之易感叢林苦禮愧恩大以難酬重煩四海之勝流共慶一時之佳集

請圓悟住雲居

地號雲居非石染隔分凡境世傳天上有山神常護法幢須求魁壘之耆年來轄英靈之衲子恭惟某人具堅亞頂門之眼行全提祖令之權舌覆大千入語言之三昧身分刹海爲遊戲之神通豈暇奪人境於笑中何止分賓主於句內願垂巧便俯徇時機大震海潮之音用祝後天之筭

請璞老住東禪

寺近雙峯地連七澤觀今法席號古叢林師門挺多開已見之戶牖學者益衆橫臆斷之干戈紛然江淮遂成阡陌賴有人中師子來爲病者醫王伏惟某人

父事僧龍孫承祖印重建東山法道特弘西祖宗風
電馳三要之機霧合六和之衆慈雲先布增覺苑之
光華法雨將傾發道苗之種性

請璞老開堂

曹溪宗於天下而黃梅爲得法之源達磨祖於神州
而東禪蓋付衣之地歷觀先世勃興皆道大德全俯
視今時嗣續多名存實廢思得逸羣耆宿追還古格
叢林果有老成來膺妙選伏惟某人行業無玷聲稱
有聞爲佛印祖印之兒孫其東山西山之雲月旃檀
林豈生祀彫虎穴不容彪玉聚縉紳雲屯縉衲佇

音之雷震特揚古佛之風同萬國之山呼仰祝後天
之算

浴佛二首

已屆三時之月方議制僧衲惟四海之心皆欣浴佛
顧茲堪忍之世復現優曇之花幸瞻貫日之光榮受
九龍之雨自神讚歎萬衆歡呼異世今時祈勝緣之
無盡人間天上願此會之常逢

世尊成道先浴香香水天主跪歎首獻乳糜仰前哲之
遺塵修後來之故事

祈雨

秋夏之交，豐凶其辨。稍稅植而未粒，天自融而益蒸。乞命真乘，肅祈景覩。惟覆載之父母，將呼吸其風雲。願興無礙之慈副此有求之懇。

謝雨

天道難知，妄瀆凶豐之請。聖慈易感，下昭蟻蟻之誠。天澤不貴，輿情甚慶。唯確然在上者，實民父母。止忍感而遂通，故如世著龜果，從其願心。知其幸詞，不

淹旬積雨，方深傷稼之憂。歸命至人，願遂有秋之樂。

祈晴

仰蒙慈惠，鑒此悃誠。收廓野之層雲，照麗天之杲日。生民飽煖，仰瞻天地之仁。詔事簡稀，實賴慈悲之力。抄華嚴經

四天下微塵，偈句百河沙。光明身雲聚，而爲秘密。之藏傳之於震旦之土，二乘所不能了解。衆生其安，得見聞而棗柏示其悲增。以翰墨而爲佛事，造爲大論。光贊佛乘，方今紙墨之費不及百千。而道路之遠，纔登五驛，集百安之道種。共開喜慧之福田，當施積而能散。之心成就，卓然不朽之事。儻蒙垂允，幸注芳術。

化藏

五夫祕軸三藏，微言結集。本藏於龍宮，流傳幸出於人世。唯霍峯之福地，萬礎之寶坊，獨經藏之弗修。如面目之有疾，議將重建，倚辦衆檀，願歡喜以聽從。庶莊嚴之成就，菩提園內共輸一雨春回，香積臺前果見十分月滿。

抄藏經

無漏智所演之妙語，實世福由有作心所發之志誠。乃人道種未之則善道已爲。時雨霽之則勝緣蓋其良農致爵祿壽考之有年，使子孫慶流之無極。視其因果，粲如日星。儻三世如來爲不欺，乃一切衆生爲

看賴幸蒙垂允，懸筆疾書。

重修雲庵塔

蛙朝遷而莫還，弗忘其本。鳥羽成而反噉，蓋知其恩。何含齒戴髮之可觀，曾哺烏田蛙之不若。唯雲庵之居，廬基布名山而卵塔之已頽。陵夷蒼野室有村，貴廩有陳紅聞之而弗完已。喧餘論欲就而中輒要，亦非人。

重修舍利塔

佛書曰應靈牙舍利寶塔所在之地，卽是衆生植福之田。每觀前人之措爲，莫不皆有深意。特建塔於五

達之衢旁臨萬堯豈非欲爲此邦植福之地乎而歲久頽毀鳥巢其頂傳曰野鳥入屋主人當去言其居衰寂也今乃巢於闌闥之間豈興盛之兆耶而邦人見之如越人視秦人之肥瘠怙不以爲意甚可羞嘆時和歲豐力至施易欲募衆檀重增修之非唯佛事莊嚴之精勤亦爲遠人入郭之雅觀垂天之雲起於膚寸千人之帳成就衆毛唯茲勝事豈曰不然

天寧修造

湖湘巨鎮望最重於清瀟禪律精藍名特推於萬壽作重興之意不淺緣改瓶之功未完欲駕毫之一新

擬峰房之盡撤非棟梁無以資乎大壯非舟艤無以麗乎重明則臣僚祝頌之誠叶衆庶歸投之地矧茲勝利須假多仁希趣善者聞風而翕然冀樂施者揮金而不數

天寧節功德右語

寶蓮諸祥驚星樞之夕達慶雲布瑞賜日穀之朝升仰依有感之慈上祝無疆之壽伏願陛下睿齊舜禹德比堯湯履金輪之福以御天護玉真之道以應世泰和氣爲太平之曲登斯民於大有之年率土同誠幸遇千齡之嘉會瞻天鼓舞願同萬國之稱觴

化三門

唯淮山萃僧之海實祖師選佛之場必由大總持門左踐普光明殿門屋今遂老矣過者疑將壓焉敢罄折于淨檀祈鼎新爲之營建飛簷走棟行看掩映於雲煙間碧塗金想見照臨於巖壑

長沙麓街

持地聖師以身負土雪山童子布髮掩泥蓋世界平則心地平佛土淨則身土淨豈惟典刑之具在是亦因東之歷然竊見長沙之通衢正當聚落之要處衝鼈久已頽壞車馬艱於往來願興掩泥負土之勤庶

致土淨心平之効然聞洪範八政而以殖貨爲先般若二檀而以資生爲首豈非財者人所甚愛施者行所甚難苟能易其所難則當施所甚愛妙莊嚴路請同放步而登大總持門要當彈指而入

爲雙林化六齋

寺憑幽谷門對雙峯日陳一味之禪歲仗千家之供金龜灑沐始興離垢之方軟草精持次結護生之禁主事枉拋油醬寒山舉拂以生真匿王自恣修營慶喜持盂而啓敎象骨輦毳之暇火焰上轉大法輪虎谿種藕之餘橘盤中深談實相六時嘉會百福具崇

幸開樂施之心，仰贊文明之化。

化久齋果子

古格叢林新開講席偶題書雲之節特于指廩之豪
營辦勝緣精嚴法供懶納北禪之皮角且戢玄機聊
續東林之橘盤未忘世禮

化偶八首

人有潔齋一日則可以祀上帝況終身潔齋者乎施
惠於蛇虺尚致銜珠之報況賢於蛇虺者乎石門精
舍始以單丁住持盛至于傳器極矣乃者勝侶遽集
至十九輩殆於遠公之社盡皆所謂潔齋者也有能

施而供之者乎恐不趣銜珠之報也

首楞嚴經曰昔有衆生施佛七錢轉身獲轉輪王位
嗚呼博施之利其利溥哉審如佛言則施者取福如
執左券以取寓物多得之非受者之喜少與之受者
田其所增損也唯不於佛語生清淨信而以富貴驕
人則是待遊說鋤鑽者事非所宜施於雲山高人也
施以求福如種須刈雖不可必未能無意凡貴與賤
與夫愚智皆能知之無所用說但幸有緣見聞生喜
出其誠心則名淨施如其不然詬罵怒恚推擠閉關
無所不至設或與之出不得已則施與受皆無福利

誠開金石德感天地豈有高明以惄自蔽耶
竊聞人莫不有忠孝之心而士君子獨能善用此心
故願祝吾君之壽及營其親福祉者皆依佛僧真世
之福由也湘中爲僧之都會南臺又其要處耒陽禮
義之鄉士君子甚衆遠投之必有欣然而施者也解
劍指廩當無愧於古人幸甚幸甚

柔和不譙清淨自活以三界爲寄寓以一鉢爲生涯
故世尊曰以飲食臥具園林樓觀施之者獲福無量
僧蓋爲福由所從來舊矣今人欲植福而棄僧如種
稻而棄田也

著靴人喫肉赤腳人趁兔理有固然非特古語今日
若施一錢他生莊嚴自具譬如寓物於人而執左券
索取綫溜達石衆毛成毬豈可以小善爲無益而不
積以多福爲難致而不求哉

南臺鉢飯是生涯近取邵陵檀施家不覺香積路迢
遠更過四十二恒沙

化油炭二首

石霜枯木寒灰都忘世禮藥山草衣橡食略露家風
南北隨緣任運尚求冬暖夏涼今歲鬱密堂深猶少
炭鑪紅火有忠道者潛來獻誠要令坐對紅金實藉

十方檀信醉餘一擲之戲化爲海衆冬溫它日果證
菩提頓超暖忍頂地

當寺依山林有原隰以累年律居皆所伐荒廢以是
逐年油炭尚須千人今歲尤不熟麻油價騰湧樵薪
已竭而寒凝日增雖欲安坐其可得乎約用三十千
便成光明便化溫煖

長生疏

九峯院名崇福百年供號長生適丁新年特爲吉兆
果施桑門之惠如除檀上之毛然衆毛乃能成毬一
夫不可勝敵敢于衆力同成大緣

化供二首

當寺依湘上瀕楚水基於隋朝盛於唐季有道俊禪
師者雲門之高弟聚徒於其間語句播於叢林號爲
水西南臺皇祐間廢爲律然古格尚存薦經儉歲住
持者棄去山林厄於斤斧屋宇化爲草棘至以田十
膺門今年春州郡易以禪者領之於是明白老自鹿
苑移居此而衲子追逐而至遂成叢席然懼其有增
而無損故分化於四方嗚呼損有餘而補不足天道
固爾然以至易犯至難人情所疑苟非已身所私則
鬼神且陰相之況賢者乎

信心一念諸佛皆知辦供一夫諸天降福此天下必然之理故至誠確意皈投願施積而能散之心成就遠劫無窮之利

明白庵在何許舊白水西南臺粥飯雖未飽足大言要接方來水盈科而必進箭在弦無返固不愁天厨香積但願施者心開

德士復僧求化二首

寺雖律名堂迺衲子續香燈於永夕紛禪誦以成羣坐使古風行於今日一昨教門小有更變加以冠巾揭來聖恩大爲發揚再除鬚髮懽聲震於衷夏喜氣

動於龍天著舊僧衣雖限一歲換新度牒必輸五千而家在異鄉客於賢里清淨自活望之如登天之難檀信可干成之若反掌之易必有深憐之者願施不報之恩

去年春朝廷以鉢食膜拜爲西國之儀乃詔僧尼令衣褐頂冠從中華之俗比奉聖恩許還舊觀人神交慶衷夏增懽仰惟聖主之心寔通天下之志然每一名之度牒必輸五緡於有司如須必濟之舟如望及時之雨顧惟齒髮之外凡皆檀信可成敢領衆一登高門願因時以成勝事所施雖少其利甚豐

求度牒僧衣五首

竊念生於七閨長游三楚以檀施爲依仗以佛法爲家鄉十載事師共憫忠勤之効一心荷衆咸稱勞苦之先念國恩澤之未洽僧寶數之難墮萬里之行起於初步千人之帳藉於衆毛願成出塵之姿將赴選佛之舉旣蒙開意而諾矣幸爲點筆而疾書

蓋聞相如以實爲郎釋之輸粟入仕冠於終古赫爲名鄉欲我緇衣結髮佛教旣買僧不許選佛則用財不得守官念其生於東甌長於南楚倚妙典求登二十聚值聖主暫罷三年終營道儀依倣俗慮仰冀仁惠

成就夙心三塗升濟終賴佛慈六度莊嚴先依檀信仁人難值如盲龜之木欣然易感如磁石之鉞獲披廣大福田之衣而入清淨和合之衆酒酣樂極棄一擲呼盧之資願遂志酬成二寶出塵之相報恩有在唯佛證知

出家報四重之恩爲一大事剃髮墮二寶之數豈是小緣須于祇樹之檀披此福田之服千里之水本發於濫觴六合之雲實起於膚寸恩遺有四而檀信居其一福慧有一而富貴居其先但某生於寒鄉客於華里欲遂選僧之志敢忘擇富

之求成就勝緣恩非同日經營妙善道不虛行
三界火宅衆苦業城既無了期實堪驚歎返復以念
無可依投親舊欲與謀婚心志乃願棄俗年將遲莫
事恐滯畱敢投淨信之檀圓滿六和之相成佛作祖
始自今朝異世他生終期報德誓將焚誦之志用酬
提挈之恩

雲蓋智和尚設粥

今晨香粥普告大衆圓明體上離見離情安立諦中
有恩有義智和尚三月七日現全身於雲蓋甘露滅
五月三百提綱要於石門佛法現前恩義俱報

又凡大祥看經

姪苾芻某伏遇亡叔協律大祥之辰預誦金文宣持
祕號所集殊因並申資薦往生淨國者謹具功德疏
于後右伏以恩愛別離同謂之苦死生壽夭已定於
緣欲洗濯其苦因必依投於僧佛某人伏念俱緣利
國致禍及身豈意一朝遂成千古脫瘴鄉其偶爾登
堂室之間然諦想音容疑遠遊之未返難居歲月俄
大祥之已臨寡婦弱孤持骨肉而若絕偏親幼弟并
奠酌而長號皇天唯予善人此理殆成虛語疾方增
熾矣不成聲仰仗真乘用資冥福伏念亡叔協律依

如來無畏慈力生菩薩有緣悲心摧落業障之山倍
增功德之海一念透脫六根頓明已在人間聰明更
益其念尚留惡道慧明卽觸其身夾結龍華之後期
同副靈山之夙願

酬經願

近緣脫身海島犯難來歸所經歷州縣僅三十城出
入瘴鄉餘四千里無秋毫之恐有太山之安皆神之
休成已之幸唯所許願敢昧初心已延佛僧預開經
法以八月之朔對三寶之前敘事之因設齋以饑恭
惟十身滿覺萬德貞慈俯賜哀憐爲之作證

薦經

三藏祕詮一乘妙義真寫法界之圖牒絕苦海之舟
航特延清淨之苾芻羣誦有行之貝葉庶憑此利上
迨我先伏願妙真信心深依法力超登覺苑導從願
王獲聞迦陵頻伽之音親瞻闍浮檀金之相脫有爲
之塵垢證無量之聖身

生辰四首

大行所熏如春與物等慈無礙似谷應聲虔當誕慶
之辰特集延祥之福誦持法藏增益壽祺伏願追述
喬松比功契稷和氣作生民溫煖朴忠爲社稷垣牆

永護佛僧不忘願力

瑞應草之迎春方開八葉優曇華之出采果秀一枝
仰祝壽祺用延福祉伏願與民溫飽爲國著龜天上
風霜難老娑婆之桂人間歲月敢移道德之容永護
佛乘早調相鼎

令節屆辰過中元之七日美名瑞世鍾爽氣於三秋
仰祝壽祺實依法力伏願吉祥叶相戢穀茂滋輔明
主禋太平之基興生民作溫飽之具自計臺而進拜
追還大范之遺風由館職以超遷恢復小蘇之故事
八葉瑞蓂冠二春之淑景一枝優鉢間千載之榮期

歸命佛乘上延公昇伏願勤勞王室護衛法門詔自
三湘卽受金甌之拜便登二府果膺玉板之榮瞻僊
風道骨以祝壽祺比太山黃河而增福祉

追薦四首

精誠之極必感真慈冥福所資實依法力唯賢明之
秉志享福壽而有終然夜壑山舟寧沒終天之痛而
風枝淚眼難忘罔極之思願乘淨供之因超薦往生
之路

大慈至悲寔作生靈之祐他心慧眼必昭蟻蟻之誠
仰賴真乘用資冥福伏願一靈不昧六用潛通瞻眉

際白玉明毫禮天中紫金光聚諸天證樂異趣頓超歲月易流永抱終天之痛首容如在難忘罔極之悲歸命真乘式修冥福伏願頓脫三塗之苦長辭五障之軀清淨諸根瞻萬德紫金光聚熏蒸衆善拜十身白玉明毫聞妙法以洗妄緣悟無生而登彼岸舟移夜壑驚諱日之俯臨蟬蛻塵埃睇道山之已遠欲資冥福實賴真乘伏願熏菩薩知見之香依如來功德之力滌除千障清淨六根親瞻白玉之明毫敬禮紫金之光聚餘緣未盡他生願會龍華感習旣空應念頓超覺路

次平赴省試設水陸代

清淨寶主永作人夫之護圓明慧眼必照蠻蠻之誠某比下侍親望希薦舉累詣素志已吁膺情稽首具慈虔誠歸命更願學增通力筆助神奇庶榮白首之雙親必取青衫之一第

石門文字禪卷第二十八

丹陽居士賀學仁保男懋初愛燈共施貲刻此
石門文字禪第二十八卷海鹽了緣居士對
長洲徐普書建陽鄒大成刻
萬曆丁酉仲冬徑山興聖萬壽禪寺識

